

# 秦汉栎阳县界考

鹿习健

**提 要：**秦汉栎阳县始置于秦献公十一年（前374），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（25）省入万年县，共计沿用399年。北界以石川河→关山原→仕原北缘为界；西界为东南流向的一段清河渠道，至“清泉陂”与“煮盐泽”西缘，经藕原东部后向西南延至泾渭合流处；东界为仕原东南缘至金氏陂（坡）西缘，南接丰草原东缘向南延伸至渭河；南界为渭河。县界长度约155公里，围合面积约716平方公里。汉高祖十年（前197）分置万年县（邑），使栎阳县北界南移至荆山（原）、关山原与南部平原交界处，今三原瓦窑→阎良断塬→新义→南樊→南寨→临渭杨公一线，西汉栎阳县面积缩减为484平方公里。

**关键词：**栎阳县 县界 石川河 渭水

秦汉栎阳县位于国都咸阳（长安）东北部，是秦内史、汉冯翊重要属县之一，直接控制由国都东出关内的临晋道，战略地位非常重要。《史记》载：“栎邑北却戎翟，东通三晋，亦多大贾。”<sup>①</sup>此外，秦汉时期栎阳经济繁荣，东汉初年仍为“万户邑”大县，《后汉书》载：“今关东故王国，虽数县，不过栎阳万户邑。”<sup>②</sup>

秦汉时期栎阳城先后三次作为都城，发生诸多具有深远影响的历史事件，故此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，不过多集中在栎阳城本身上，对县域层次研究相对薄弱，县界研究仅散见于《中国历史地图集·秦/西汉》《两汉左冯翊研究》《秦汉首都圈城市地理研究》等论著中。故此本文立足县域视角，拟在文献梳理基础上结合考古材料与自然地貌，专门对秦汉时期栎阳县四界进行探讨，旨在为秦汉县域研究提供新视角，并促进临潼、阎良史地相关研究，不到之处还请各位专家学者指正。

## 一 秦汉栎阳县历史沿革与研究范围界定

秦汉栎阳县是在秦献公二年（前383）“城栎阳”基础上发展而来，《史记·六国年表》载：“十一。县栎阳。”<sup>③</sup>但此类“初县”之县并非完全意义上的“县”，属于早期县制，与商鞅变法后典型的“郡县”之县不同<sup>④</sup>，或无固定辖地。至秦孝公十二年（前350），“并诸小乡聚，集为大县，县一令，四十一县”<sup>⑤</sup>。其后，秦国郡县制正式形成，作为“四十一县”之一的栎阳县当有明晰固定县界。秦亡后栎阳县继续沿用，先后属塞国、汉内史、左冯翊。汉高祖十年（前197）将栎阳县拆分置万年邑，作为太上皇陵的奉陵邑。

西汉灭亡后，王莽将栎阳与万年两县更名“异赤”“师亭”，但不涉及辖地变迁；东汉光武帝建武元年将栎阳县省入万年县，两县合并后称“万年”，共沿用399年。曹魏西晋沿用东汉万年县，至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（498）、宣武帝景明元年（500）先后分万年地设置郿县和广阳县，以上县级政区的分置与合并均限于秦汉栎阳县的县域格局，不涉及周边县邑。北

① 《史记》卷129《货殖列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59年标点本，第3261页。

② 《后汉书》卷22《景丹传》，中华书局，1965年标点本，第773页。

③ 《史记》卷15《六国年表》，第714页。

④ 参见史党社：《秦“徙治栎阳”及年代新辨》，《中国史研究》2020年第1期。

⑤ 《史记》卷5《秦本纪》，第203页。

周明帝二年（558）将万年、鄯县并入广阳。《长安志·万年》载：“周明帝二年，省万年入广阳、高陵二县。”<sup>①</sup> 此举将万年县部分辖地并入高陵县，辖地变迁涉及外县，遂打破秦汉栎阳县县域格局。

由此可见，秦栎阳县，西汉栎阳与万年两县，东汉魏晋万年县，北魏至北周明帝二年万年、广阳、鄯三县的辖地大体相同。文献中关于以上县邑辖地相关记载可作为直接论据。而唐宋以后追溯、考证的“古栎阳县”或有混淆秦汉和隋唐两个不同时期的栎阳县，需辨证后才能作为论据。

## 二 秦汉栎阳县边界考实

### （一）北界

秦汉栎阳城北有汉太上皇陵，《汉书·高帝纪下》载：“秋七月癸卯，太上皇崩，葬万年。师古曰：《三辅黄图》云：高祖初居栎阳，故太上皇因在栎阳。十年太上皇崩，葬其北原，起万年邑，置长丞也。赦栎阳囚死罪以下。臣瓒曰：万年陵在栎阳县界，故特赦之。”<sup>②</sup> 按其所载，秦汉栎阳县境内有“北原”，原上汉太上皇陵（万年陵）紧邻县（北）界，故此才“赦栎阳囚死罪以下”。秦汉栎阳城遗址在今阎良区武屯街道官庄、新义一带<sup>③</sup>，汉太上皇陵在城址西北荆山（原）东部，今富平姚村。<sup>④</sup> 荆山（原）地跨三原、富平、阎良三县，《陕西通志》载：“荆原，一名断原，在（临潼）县北八十里，即荆山脉尽处，自三原县迤逦而来，至富平、临潼二县之交为漆沮水冲断，因名断原。”<sup>⑤</sup> 台塬西起富平买家坡→三原瓦窑一线，东止阎良樊家村，东西长约14公里、南北宽约4公里，整体为秦汉栎阳县所辖。荆山（原）北邻石川河，该河古称“沮水”。《水经注·沮水》载：“（沮水）绝白渠，东迳万年县故城北为栎阳渠。……故徐广《史记·音义》曰：栎阳，今万年矣。阚骃曰：县西有泾、渭，北有小河。谓此水也。其水又南屈，更名石川水，又西南迳郭蘋城西与白渠枝渠合，又南入于渭水也。”<sup>⑥</sup> 结合《魏书·地形志》万年有漆沮水<sup>⑦</sup>可知，这条“小河”（沮水）是北魏万年县境内的一条河流。沮水（石川河）北岸是富平石佛原，西魏文帝大统五年（539）、北周闵帝元年（557）先后在此地及附近设置过富平县治（今城关乡古城村）和中华郡城（今城关乡石佛原）<sup>⑧</sup>，且在今富平县城莲湖学校有曹续生造像碑，碑记明载“大统五年，威烈将军富平令、频阳县开国男曹续生”<sup>⑨</sup>。以上皆表明石川河北岸的台塬及周边地区为西魏富平县、北周中华郡辖地，与同时期的万年县无涉，石川河就是北朝富平、万年两县交界，再结合北周明帝以前秦汉栎阳县分置、合并不涉及他县的情况来看，荆山（原）与石佛原之间的“沮水”（石川河）就是秦汉栎阳县北界，即今富平东渠村至姚村一段石川河道，此段河道受山脉与台塬限制古今变迁不大，距汉太上皇陵仅1—2公里（约合汉代5里），这与“臣瓒曰：万年陵在栎阳县界”记述相符。

今石川河自富平姚村出山进入平原，向东南流至阎良断垣村后折向东流，在阎良东丁村又折

<sup>①</sup> 宋敏求：《长安志》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华北地方，台北成文出版社，1976年，第1190号，第424页。

<sup>②</sup> 《汉书》卷1《高帝纪下》，中华书局，1962年标点本，第68页。

<sup>③</sup> 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：《中国文物地图集·陕西分册（下册）·阎良区》，西安地图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91页。

<sup>④</sup> 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：《中国文物地图集·陕西分册（下册）·富平县》，第602页。

<sup>⑤</sup> 刘于义修、沈清崖纂：雍正《陕西通志》卷9《山川二》，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国家图书馆馆藏刻本：第17页。

<sup>⑥</sup> 郦道元著，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卷16《沮水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406—407页。

<sup>⑦</sup> 参见《魏书》卷106下《志第七·地形志下·雍州》，中华书局，1974年标点本，第2608页。

<sup>⑧</sup> 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：《中国文物地图集·陕西分册（下册）·富平县》，第602页。

<sup>⑨</sup> 参见王仲荦：《北周地理志》卷1《雍州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68页。按，2015年此碑起迁至富平文庙。

向东南流，此段河道经常泛滥，已非秦汉时期石川河故道。2013年在秦汉栎阳城大范围考古勘探中，发现丰富的古代河道、淤土等水相沉积，可证今已发现3座“栎阳”古城，应与不同时期石川河的泛滥改道不断冲毁而重建新城有直接关系。<sup>①</sup>这3座古城及城址相关秦汉文化遗存本应全部位于石川河西南，而今却东逾石川河到达阎良槐园、菩萨坡一带，表明秦汉时期石川河故道应自富平姚村东流至阎良坡里村，然后才转为南流，北魏时期在河道南折处已分为3条支流，《水经注》对此有详细记载。一是折向南流入渭河，名为“石川水”。《水经注·沮水》载：“其水又南屈，更名石川水，又西南迳郭藪城西与白渠枝渠合，又南入于渭水也。”<sup>②</sup>又《水经注·渭水》：“渭水又东，石川水南注焉。”<sup>③</sup>河流走向与今临潼石川河大体一致。二是折向东南流入渭河，名为“浊水”或“漆沮水”。《水经注·沮水》载：“（浊水）北屈迳原东与沮水合，分为二水，一水东南出，即浊水也。至白渠与泽泉合，俗谓之漆水，又谓之为漆沮水。绝白渠，东迳万年县故城北为栎阳渠。城，即栎阳宫也。”<sup>④</sup>按其所载，浊水与沮水交汇后继续向东南流，流路循白渠的渠道，沿渠道东流一段便与“泽泉”相汇，此即今富平泽多泉，《富平县志》载：“泽多泉，即泽泉。《方輿紀要》：在县西十三里，东流入漆沮河，有灌溉之利。”<sup>⑤</sup>泽泉的位置与流路与《水经注》所载“漆水”一致，且有“柒水”别称，《富平县志》载：“按柒本漆，古漆字也，泽泉水自郑渠合沮水，又直绝注浊水，至白渠合焉，故浊水得漆沮之名。”<sup>⑥</sup>泉水出山后下游称温泉河，就是《水经注》中的“漆水”，由于“漆水”（温泉河）先入沮水、后入白渠，所以自阎良叶家村下游白渠又有“漆沮”的称谓，同时也因浊水东流循此渠道，遂使浊水被改称漆沮水，《水经注·沮水》载：“又自沮直绝注浊水，至白渠合焉，故浊水得漆沮之名也。”<sup>⑦</sup>在秦汉栎阳城北部流经的一段渠道专称“栎阳渠”。2010年，栎阳考古工作队在寻找关山镇东南大墓周围遗存的过程中，在其北侧发现东西向大型沟渠。勘探确定，该渠大体呈西南东北走向，勘探长度约9.93千米，向东钻探至临渭区境后继续向东延伸，西段在关山镇叶家村西南一带被石川河冲毁，初步判断该沟渠开凿于西汉中期，到唐代继续使用，推测其应为文献中记载的汉唐白渠（栎阳渠）遗迹。<sup>⑧</sup>三是继续东流入洛河，名为“沮水”。《水经注》载：“其一水东出，即沮水也……沮循郑渠，东迳当道城南……沮水又东迳汉光武故城北，又东迳栗邑县故城北……其水又东北流，注于洛水也。”<sup>⑨</sup>按其所载，沮水东流入洛实际上循郑国渠的渠道。郑国渠故道在370—450海拔高程之间，二级台地北侧最高点，在阎良断垣村与康桥镇之间，尚有郑渠穿越石川河的工程遗迹。<sup>⑩</sup>阎良康桥镇以东郑国渠大体沿富平华阳原南缘（海拔400米）向东北流，

- <sup>①</sup> 参见刘瑞：《西安秦汉栎阳城考古新进展——确定战国栎阳城位置并发现汉唐白渠》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、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院编：《栎阳考古发现与研究》，科学出版社，2020年，第51—53页。
- <sup>②</sup> 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卷16《沮水》，第407页。
- <sup>③</sup> 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卷19《渭水》，第462页。
- <sup>④</sup> 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卷16《沮水》，第407页。
- <sup>⑤</sup> 吴六鳌修，胡文铨等纂：乾隆《富平县志》卷1《地理》，乾隆四十三年（1778）国家图书馆馆藏刻本，第39页。
- <sup>⑥</sup> 吴六鳌修，胡文铨等纂：乾隆《富平县志》卷1《地理》，第60页。
- <sup>⑦</sup> 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卷16《沮水》，第407页。
- <sup>⑧</sup> 参见刘瑞：《西安秦汉栎阳城考古新进展——确定战国栎阳城位置并发现汉唐白渠》，《栎阳考古发现与研究》，第51—53页。
- <sup>⑨</sup> 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卷16《沮水》，第407页。
- <sup>⑩</sup> 参见叶遇春：《泾惠渠志》，三秦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46页。

于富平张桥镇东进入蒲城，经原任、龙池镇南在钤饵入洛河。按《水经注·沮水》载：“应劭曰：县在频水之阳。今县之左右，无水以应之，所可当者，惟郑渠与沮水。”<sup>①</sup> 沮水——郑国渠是北朝频阳县南唯一的主要河流，以北是华阳原，属北朝频阳县辖地，以南是关山原。关山原东至阎良南梁村、西至坡里村、南至南樊村、北与富平华阳原相接，是秦汉栎阳城东北部一处重要贵族墓葬区，《水经注·渭水》载：“白渠东迳栎阳故城北……白渠又东迳秦孝公陵北，又东南迳居陵城北，莲芍城南，又东注金氏陂，又东南注入渭。”<sup>②</sup> 秦孝公葬地“弟圉”在此台塬上，当属栎阳县辖地。故此频阳与栎阳县交界为关山原北缘（华阳原南缘），今富平北庄→张华→西王村→张桥镇一线。

## （二）西界

秦汉栎阳县西北邻汉池阳县，北魏时期从池阳县析置三原县，县名源于其辖地内的3座台塬，《陕西通志》载：“《元和志》：三原护军，以其地西有孟侯原，南曰丰原，北曰白鹿原。西连嵯峨，东至断原四十里，中分三原，曰孟侯、清丰、白鹿。终县东西界，故县以此名。丰原在旧县北浊谷口东，一名清丰原，孟侯原在县西，白鹿原在旧县东，又浮山在县北二十里。”<sup>③</sup> 其中出现白鹿原位于县（城）“北”或“东”的两种记载，是因历代三原县治位置变迁而引起方位描述差异。白鹿原实位于浊水河与赵家河之间，地跨徐木、陵前、马额三乡，由今陵前和徐木原两座台塬组成<sup>④</sup>，东与阎良断原（荆山原）相接，两塬交界为富平东渠村→买家坡→三原瓦窑一线，此即两县交界，东渠村为秦汉栎阳县西北界点（坐标 N34. 7322, E109. 1362）。

荆山（原）南有清河，秦汉至北魏时期曾先后作为郑国渠、白渠和五丈渠的渠道来使用，《水经注·沮水》载：“郑渠故渎又东迳嵒岸山南，池阳县故城北，又东绝清水。”<sup>⑤</sup> 又“渭水又东得白渠枝口，又东与五丈渠合，水出云阳县石门山，谓之清水……东南流绝郑渠，又东南入高陵县……南绝白渠……又东南迳高陵县故城北，东南绝白渠渎，又东南入万年县，谓之五丈渠。又迳藕原东，东南流注入渭。”<sup>⑥</sup> 按其所载，在秦时清水被郑国渠“绝”（截断），循郑国渠的渠道东流，到北魏时期气候干燥以致部分河流断流，郑国渠自浊水以上干涸，此时清水又“绝”郑国渠故道东南流、又“绝”白渠东流、“绝”白渠渎东南流，此时主要作为五丈渠的渠道。从河流走向及河流冲击面发育情况看，清峪河现在的河道的确是秦汉年间人为有意改之后形成的，秦修郑国渠“横绝清水”引清水入渠，使清峪河改道在前，汉修白渠在后，使之最终成为现在的河道走向。<sup>⑦</sup> 据《水经注》“东南绝白渠渎，又东南入万年县”所载可知，清河“东南”流向一段河道与万年县关系密切，结合《陕西通志》追述与考释：“《水经注》：清水，东南入万年县，谓之五丈渠。又迳藕原东，东南流注入渭”<sup>⑧</sup>，清水在高陵故城北部东流以后便开始东南流，此时已属高陵与万年县交界，在“绝白渠渎”后继续东南流，此时完全进入万年县境内。清河在高陵县故城（鹿苑镇古城秦汉遗址）<sup>⑨</sup> 以东至临潼相桥之间，呈东南流向一段河道起自临潼

<sup>①</sup> 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卷16《沮水》，第407页。

<sup>②</sup> 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卷19《渭水》，第464页。

<sup>③</sup> 刘于义、沈清崖纂修：雍正《陕西通志》卷9《山川二》，雍正十三年（1735）国家图书馆馆藏刻本，第36页。

<sup>④</sup> 三原县志编纂委员会：《三原县志》，陕西人民出版社，2000年，第103页。

<sup>⑤</sup> 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卷19《沮水》，第406页。

<sup>⑥</sup> 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卷19《渭水》，第460—461页。

<sup>⑦</sup> 参见卢勇：《〈清峪河各渠记事簿〉稿本的整理与研究》，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学位论文，2005年，第20页。

<sup>⑧</sup> 刘于义、沈清崖纂修：雍正《陕西通志》卷9《山川二》，第19页。

<sup>⑨</sup> 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：《中国文物地图集·陕西分册（下册）·高陵县》，第133页。

花李止于卷子村，“绝白渠渎”处在卷子村附近，随后五丈渠与清河分流，清河东入石川河、五丈渠东南流经栎阳镇西部入渭河，按照地势大体在滩王入渭，明清时期仍有遗迹，《临潼县志》载：“五丈河，栎阳西南，今涸”<sup>①</sup>。所以此段县界为荆山（原）南麓向南延至清河“东南流”河段，即三原瓦窑→吴家堡→临潼花李→卷子村一线。

清河“东南绝白渠渎”（卷子村）后完全流入万年县境内，其西部为高陵县，始置于秦孝公十二年（前350），两汉时期沿用，曹魏时改名高陆，隋初又复名高陵。虽然历史上县境屡有变迁，但其辖地始终处于地势较高的平原之上。《西京赋》载：“于后则高陵平原，据渭踞泾，澶漫靡迤，作镇于近。”<sup>②</sup> 平原之上并无池沼，该县居民生产、生活用水主要依赖泾河、人工渠道（五丈渠、白渠渎、白渠支渠等）与井水。推知位于高陵、栎阳之间的两处湖泊——煮盐泽与清泉陂均位于栎阳县境内。《元和郡县图志》载：“煮盐泽，在（栎阳）县南十五里。泽多咸卤。苻秦时于此煮盐。周回二十里。清泉陂，在县西南十里，多水族之利。”<sup>③</sup> 煮盐泽在（栎阳）县南15里（6810米）<sup>④</sup>，今临潼走马村。《临潼县志》载：“煮盐泽……今走马村水多卤，或即此。”<sup>⑤</sup> 清泉陂在（栎阳）县西南十里（4540米）长庆村。两处湖泊所在地海拔约365米，相较于今高陵县东部、南部（海拔在390—370米之间）地域来看，确为低洼泽地。因洼地以西进入台塬再无池沼，故此煮盐泽与清泉陂西缘当为县界，即今临潼长庆→走马村一线（海拔370米）。

煮盐泽西南邻藕原，又称奉政原、普陀原。台塬地跨三县，东至临潼垣头村、西至泾阳永乐镇。《陕西通志》载：“奉政原，政一作正，又名降驾原，在县南十里，周汉隋唐王侯将相多葬于此，府志东西长三十里，南北阔三里。《长安志》：原自泾阳来，过县境尽于临潼，长几百里，高者四五丈，泾渭之不能北徙者，此原障之也，一名降驾原，相传汉文帝自代来此。”<sup>⑥</sup> 藕原上分布诸多秦汉墓葬，其中高陵张卜秦汉唐墓葬经过系统发掘，墓地时间跨度长，几乎不见打破关系，充分说明当时的墓葬上面应有标记，同时期的墓葬分布应有整体规划。<sup>⑦</sup> 从秦汉墓葬分布位置规律来看，高陵张卜秦汉墓葬与周边渭桥、马南、张家村、塬后等秦汉墓群位于奉政原中东部，各处墓地相距约2.5公里，应属一个墓葬群组；而临潼垣头、白龙沟、周阎3处秦汉墓群则位于奉政原东端塬尾，各处墓地相距约1公里，应属另一个墓葬群组。<sup>⑧</sup> 两个墓葬群组之间相距约4公里，表明墓主身份不同，台塬中东部墓主为高陵县居民、而东端塬尾墓主则为栎阳县居民，分界处大体在秦汉墓葬分布空白地带，即今临潼马庄→月掌村一线。

藕原（奉政原）南临泾、渭两河。渭河自汉高祖二年（前205）分秦内史之地为河上、渭南、中地三郡以来，便开始作为河上与渭南两郡的“界河”，后沿用成为“左、右内史”与“京兆尹、左冯翊”的郡界。《三秦记》载：“秦造横桥，汉承之，置丞令，石柱之南属京兆，北属

<sup>①</sup> 史传远纂：乾隆《临潼县志》卷1《地理》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华北地方，台北成文出版社，1976年，第542号，第61页。

<sup>②</sup> 张衡著，张震泽校注：《张衡诗文集校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9页。

<sup>③</sup> 李吉甫撰，贺次君点校：《元和郡县图志》卷1《关内道一·京兆府上》，中华书局，1983年，第27页。

<sup>④</sup> 参见杨生民：《中国里的长度演变考》，《中国经济史研究》2005年第1期。按，唐代“一里”约等于今454米。唐栎阳县城即今临潼栎阳镇。

<sup>⑤</sup> 史传远纂：《临潼县志》卷1《地理》，第60页。

<sup>⑥</sup> 刘于义、沈清崖纂修：雍正《陕西通志》卷9《山川二》，第20页。

<sup>⑦</sup> 参见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编著：《高陵张卜秦汉唐墓》，三秦出版社，2004年，第127页。

<sup>⑧</sup> 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：《中国文物地图集·陕西分册（上册）·临潼县/高陵县》，第146—147、154—155页。

右扶风，各分其半。”<sup>①</sup> 因渭北栎阳县属左冯翊、渭南新丰县属京兆尹，故此渭河即秦汉栎阳县南界。泾水自高陵县东南流，与渭水交汇后流入北魏鄩县境内。《水经注·渭水》载：“渭水又迳平阿侯王谭墓北，冢次有碑，左则泾水注之。渭水又东迳鄩县西，盖陇西郡之鄩徙也。”<sup>②</sup> 因北魏鄩县从万年县分置而来，可知秦汉栎阳县西界就在泾渭合流处。“闕驷曰县西有泾、渭”之说即指栎阳县辖有此地。《山海经》载：“泾水出焉，而东流注于渭。郭璞注：泾水出空定朝郡西，开头山，至京兆高陵县入渭也。”<sup>③</sup> 又，《汉书》：“泾阳，开头山在西，《禹贡》：泾水所出，东南至阳陵入渭。”<sup>④</sup> 可见泾渭合流处同时也在高陵、阳陵两县境内，推知该地是栎阳、高陵、阳陵三县交界点。秦汉时期泾渭合流处大体在今灞桥区南郑村（N34.4332°E109.0736°）<sup>⑤</sup>，相较今日泾渭合流处偏南约4公里，此即秦汉栎阳县西南界点，该段县界由临潼月掌村向西南延伸，经高陵咀头→南郭→耿镇至灞桥南郑村。

### （三）东界与南界

秦汉栎阳县东北临莲勺（芍）县，县西北有卤泊滩地，古称“卤中”“泽中”。《太平寰宇记·蒲城县》载：“五味陂：《汉书·宣帝纪》：常困于莲芍卤中。如淳曰：为人所困辱也。莲芍县有盐池，纵广十余里，其乡人名曰卤中，服虔曰：卤中，或曰泽中。孟康曰：莲芍县西北也。按汉莲芍县在此县东南下邽县界，此即卤中也。”<sup>⑥</sup> 今富平卤阳河自华阳原东北（富平西湖村）出山流入平原，因蒲城卤阳盐场至蒋吉一带地势低凹闭塞，遂形成横跨两县东西长约30公里，南北宽2—7公里的卤泊滩地，至今仍存东（卤阳盐场）、西（卤阳湖）两个面积较大的明水滩，该地属莲勺（芍）县所辖。

卤泊滩南临渭南仕原，本名杜原。《新续渭南县志》载：“仕原，在旧下邽县西北，来自三原界，本名杜原，以寇莱公葬此而改。”<sup>⑦</sup> 按其所载，临渭区仕原与阎良关山原同为一体，并无地貌差异，只因隶属不同区县遂被分割而产生不同称谓。仕原主体位于临渭区三级阶地上，东至临渭区下吉镇西、北至东来→紫郭→陌张村一线，南至杨公村→新庄村。关山原至仕原上连续分布诸多中小型秦汉墓葬，1981年在临渭区吝家村墓葬、同家村铸钱遗址发现带有“栎市”陶文的陶器和秦半两钱范<sup>⑧</sup>，表明塬上墓主多为秦汉栎阳县平民，所以台塬当为秦汉栎阳县辖地。而在今下吉镇角头村有西汉莲勺（芍）县城遗址<sup>⑨</sup>，与同家村秦墓仅相距1公里，表明吝家村、同家村一带就是栎阳与莲勺（芍）两县交界处。此段县界自华阳原东部沿卤泊滩地南、仕原北缘至下邽镇南，即富平张桥镇→临渭区东来→紫郭→陌张→同家村一线，富平张桥镇即为栎阳县东北界点（N34.7564°E109.3851°）。

仕原东南临金氏陂（坡），《太平寰宇记·下邽县》载：“金氏陂：在县东二十里，按《輿地志》云：汉昭帝时，车骑将军金日䃅有功，赐其地。挚虞《三辅决录》云：金氏本下邽人也，

<sup>①</sup> 辛氏撰：《三秦记》，刘纬毅：《汉唐方志辑佚》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，1997年，第4页。

<sup>②</sup> 陈桥驿校证：《水经注校证》卷19《渭水》，第461页。

<sup>③</sup> 袁珂校注：《山海经》卷2《西山经》，巴蜀书社，1992年，第72页。

<sup>④</sup> 《汉书》卷28《地理志下》，第1615页。

<sup>⑤</sup> 参见黄学超：《〈水经注〉渭水流路考》，《唐都学刊》2015年第5期。

<sup>⑥</sup> 乐史撰，王文楚等点校：《太平寰宇记》卷28《雍州三·关西道四》，中华书局，2007年，第603页。

<sup>⑦</sup> 焦联甲纂：光绪《新续渭南县志》卷2《輿地志》，“中国方志丛书”华北地方，台北成文出版社，1969年，第238号，第196—197页。

<sup>⑧</sup> 参见左忠诚、郭德法：《渭南县发现秦半两钱范和“栎市”陶器》，《考古与文物》1981年第2期。

<sup>⑨</sup> 参见渭南县志编纂委员会：《渭南县志》，三秦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558页。按，未化镇南为莲勺官遗址，南七城角头是汉莲勺县治。

今陂久废，即渠西废陂是也。唐武德二年引白渠入陂，复曰金氏陂。贞观三年陂侧置金监，十二年此监废，其田赐王公。古云：此陂水满，即关内丰熟，西又有金氏陂，俗号曰东陂，南有月陂，形似月也，亦名金氏陂。金日䃅冢：在县城东南三百步，高二丈，年多不见坟阙，地势犹存。《史记》：金翁叔名日䃅，以匈奴休屠王太子从浑邪王将众五万降汉，位至将军，赐田于此，归葬，因家焉，非下邽人也。”<sup>①</sup> 按其所载及考证，金日䃅本为匈奴王子，因归汉以后有功遂赏赐下邽田地，后世改姓“金”并以下邽为祖籍，故有“金氏本下邽人”的说法，可证金氏陂在西汉属下邽县辖地。金氏陂范围大体为今临渭区蔺店、故市、南师、交斜等镇，中心区域在“故市凹陷”处，因地下水位较高，且受北部卤中高矿地下径流影响，形成大面积盐碱滩地<sup>②</sup>，北魏、唐代均引白渠注入其中，以改善水质用于农业生产。且在故市镇西南有秦汉下邽县城遗址，表明金氏陂西南一带亦同为下邽县辖地。

在秦汉下邽县治（今故市镇）西南有丰草原，《新续渭南县志》载：“丰草原，在县北秦村之西南，其土滨渭蕃植，虽大旱不至无禾，故名，北抵富平之石川河。”<sup>③</sup> 按其所载，丰草原东起秦村（今南家村），向西、北延伸至石川河，与今临潼石川河西岸平原相连，此地受渭河地下水丰润，植物长势好。在台塬上亦连续、密集分布诸多墓葬，其中临潼相桥北河秦墓出土“栎阳”陶文<sup>④</sup>，表明墓主多为秦汉栎阳县平民。在南家村以东塬下新市、信义一带也有汉墓分布，与塬上汉墓群间隔约5公里，其中有翟公张禹墓（上太庄）。<sup>⑤</sup> 《汉书·张禹传》载：“张禹字子文，河内轵人也，至禹父徙家莲勺。”<sup>⑥</sup> 可知，张禹父辈迁至左冯翊莲勺（芍）县，张禹死后便葬于本县境内，其墓葬在地属莲勺（芍）县所辖，推知丰草原以东台塬下的墓葬主人多为莲勺（芍）居民，该地属莲勺（芍）所辖。结合“北抵富平之石川河”的地势来看，金氏陂洼地西缘（约为350米等高线处）至丰草原东缘为栎阳县东界，即今南七→柳园→杨公→屈家→官道镇→南家→庞家→霍马村一线。

丰草原南滨渭河，是秦汉栎阳县南界。学术界对秦汉时期的渭河故道多有研究。故道大体自灞桥区南郑村（泾渭合流处）东流，经高陵耿镇南通过隋唐渭桥遗址，至吴村杨后大致循今河道入临潼区境内，又沿临潼西渭阳→滩王→南屯一线东北流，至北杨村折向北流，故道较今河道偏北约2.5公里，此段U形曲流偏南为渭河夺漕形成。<sup>⑦</sup> 故道在陈家庄又折向东流，循今河道进入临渭区东流至霍马村，即丰草原东南缘与渭河故道相接处，此为秦汉栎阳县东南界点（N34.5644°E109.4709°），随后在临渭区龙背镇北部东流入秦汉下邽县。

#### （四）西汉万年县（邑）界考

汉高祖九年（前198）从栎阳县分置万年县、建万年邑。《三辅黄图》载：“汉太上皇陵，高帝葬太上皇于栎阳北原，因置万年县于栎阳大城内，以为奉陵邑。”按其所载，西汉时期栎阳、万年两县同治一城，因秦汉时期县治均在本县辖地之内，推知此城当为两县界点。作为奉陵

<sup>①</sup> 乐史撰，王文楚等点校：《太平寰宇记》卷29《雍州三·关西道五》，第616页。

<sup>②</sup> 参见渭南县志编纂委员会：《渭南县志》，三秦出版社，1987年，第73页。

<sup>③</sup> 焦联甲纂：光绪《新续渭南县志》卷2《舆地志》，第196页。

<sup>④</sup> 参见肖健一、师瑞玲、张小涓：《咸阳周边秦墓的时空范围》，《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》（社会科学版）2017年第4期。

<sup>⑤</sup> 参见国家文物局主编：《中国文物地图集·陕西分册（下册）·临渭区》，西安地图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490页。

<sup>⑥</sup> 《汉书》卷51《张禹传》，第3347页。

<sup>⑦</sup> 参见鹿习健：《两汉京兆新丰县界考》，《三门峡技术学院学报》2018年第4期。

邑，万年县（邑）境内当辖有西汉贵族墓葬区，在今秦汉栎阳城东、西、南分别有3处葬区：城西为荆山（原），据《汉书·高帝纪下》“太上皇崩，葬万年”所载可知，此台塬在万年县（邑）境内；城东为关山原——仕原，在西汉时期仍为贵族墓葬区，塬上康村、代村、冉家村和关山镇至今仍存许多汉代公、侯级别墓冢。且在1995年修建关山公路时，于关山镇北部一条沟渠中发现“北周大将军王懋夫人贺拔氏墓志”，志铭“葬地万年县万年乡”<sup>①</sup>。由此可见，虽然自西汉以来屡经政区变迁，但是至北周初年关山原仍为万年县万年乡辖地；城东南平原地带为平民葬区，在今沟王、王北、王南和金指王村，墓葬分布密集，大多为小型墓，时代上迄战国中晚期、下至东汉<sup>②</sup>，年代延续不断且墓葬排列有序，墓主显系秦汉栎阳城平民，与新置万年县（邑）无涉。按平民一般葬于本县境内的规律来看，此处葬区在秦汉栎阳县境内。又，《汉书·沟洫志》：“引泾水，首起谷口，尾入栎阳，注渭中，袤二百里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，因名曰白渠。”<sup>③</sup>白渠“尾”在西汉栎阳县境内，按《水经注》相关记载及考古调查已知，除白渠主干道在临渭仓渡村（秦汉下邽县）入渭以外，支渠在临潼相桥镇入石川河、两条支渠分别在高陵贾村、临潼滩王入渭<sup>④</sup>，均在秦汉栎阳城南部平原，推知平原地区为西汉栎阳县辖地。从墓葬分布与文献记载推知：台塬与平原交界线→荆山原南缘→秦汉栎阳城→关山原/仕原南缘一线为西汉万年、栎阳县界，即今三原瓦窑→阎良断塬→新义→南樊→南寨→临渭杨公一线，万年县（邑）西南界点为三原瓦窑（N34.6752, E109.1241），东南界点为临渭杨公（N34.6688, E109.4780），县北界仍沿用秦栎阳县北界，县界长度约91公里，围合面积约232平方公里，辖地大体位于栎阳县东北，与《后汉书·肃宗孝章帝纪》所载“仍分置万年县，在今栎阳东北”<sup>⑤</sup>两县相对位置相合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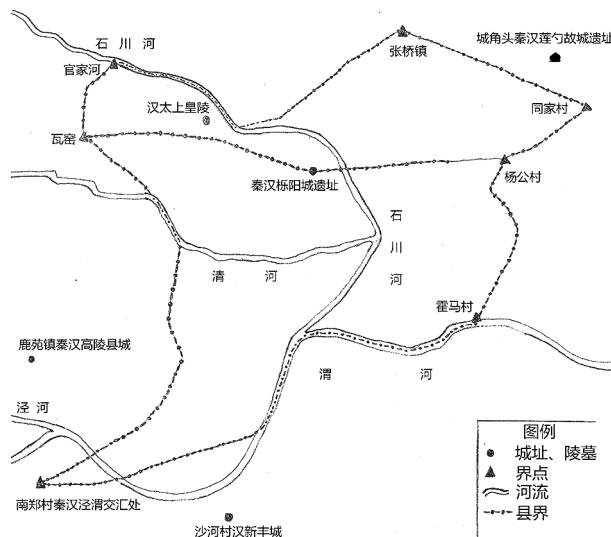


图1 秦汉栎阳县界示意图

图片来源：作者根据奥维四维地球 GS (2021) 842 号图手绘。

① 参见杨宏毅、贺达炘：《隋〈王懋暨妻贺拔氏墓志〉考》，《碑林集刊》2005年第1期。

② 参见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：《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》，《考古学报》1985年第3期。

③ 《汉书》卷29《沟洫志》，第1685页。

④ 参见付建、赵维娜：《郑白渠和六辅渠流经线路考略》，《农业考古》2020年第3期。

⑤ 《后汉书》卷3《肃宗孝章帝纪》，第144页。

## 结语

综上所述，秦孝公十二年至汉高祖九年（前198）之间，秦汉栎阳县北界以石川河→关山原→仕原北缘为界，即今富平东渠村→姚家村段石川河道，北庄→张华→西王村→张桥镇一线，东渠村是西北界点（N34.7322, E109.1362）、张桥镇是东北界点（N34.7564°E109.3851°）；西界为东南流向的一段清河渠道，至“清泉陂”与“煮盐泽”西缘，经藕原东部后向西南延至泾渭合流处，即今富平买家坡→三原瓦窑→吴家堡→临潼花李→卷子村→长庆→走马村→马庄→月掌村→高陵咀头→南郭→耿镇北至灞桥南郑村，南郑村是西南界点（N34.4332°E109.0736°）；东界为仕原东缘至金氏陂（坡）西缘，南接丰草原东缘向南延伸至渭河，即今富平张桥镇→临渭区东来→紫郭→陌张→同家→南七→柳园→杨公→屈家→官道镇→南家→庞家→霍马村一线，霍马村是东南界点（N34.5644°E109.4709°）。南界为渭河，秦汉时期渭河故道在灞桥南郑村→吴村杨→临潼西渭阳→滩王→南屯→陈家庄→临渭区霍马村一线。县界长度约155公里，围合面积约716平方公里。汉高祖十年分置万年县（邑），辖有贵族墓葬区→荆山原与关山原/仕原，使栎阳县北界移至荆山（原）、关山原与南部平原交界处，今三原瓦窑→阎良断塬→新义→南樊→南寨→临渭杨公一线，西汉栎阳县面积缩减为484平方公里。

（作者单位：西安市临潼区康家遗址白家遗址文物管理所）

本文责编：程方勇

## 《扶贫志编纂述要》正式出版

2021年11月，河北省14位老、中、青修志专业人员参与编纂的《扶贫志编纂述要》，由黄海数字出版社出版。

该书是根据编修《扶贫志》需要而编纂出版的，目的在于服务编修入门引领、培训提高、资料搜集、运笔撰写，使编修工作少走弯路、“又好又快”、保证质量。其内容分两大部分，一为通论，包括篇目设置、卷首图片、序言撰写、凡例制定、概述撰写、记体运用、地情记述、二维码设置、附录选载、索引编排；二为专论，针对扶贫开发实际，分设贫困状态、扶贫政策、扶贫举措、各界扶贫、各级扶贫、党建引领、设施扶贫、产业扶贫、劳务扶贫、易地搬迁、生态补偿、科教扶贫、文化扶贫、卫生扶贫、社保扶贫、协作扶贫、扶贫管理、扶贫成效、扶贫验收、先进模范等。

编纂人员在参考第一、第二轮综合性志书基本规范的基础上，结合专业志要求和已出版《扶贫志》实践，对《扶贫志》在体裁运用方面已经和可能遇到的各种编纂问题，进行认真梳理、探讨和研究，试图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答疑解难，为《扶贫志》编纂提供理论和方法上的参考。